

思旋天地

新作風、新作為

今年兩會將近尾聲，可以說一切都非常圓滿順利進行。正如大家所知，兩會核心除正常議程外，最重要是修憲任務。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高票表決通過了憲法修正案。最令人聚焦的是剛去關於國家主席及副主席的任期規定。我認為此乃健全了「黨政軍三位一體」領導制，人民都認為有利於維護以習近平為核心、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團結奮進，為民族復興提供有力的憲制保障，有理由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偉大的人民領袖領導下，有利於長治久安，人民將會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

人們相信，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產黨，黨風正本清源，黨紀嚴肅，一切全為人民，以民為本。如此一來，必能依循十九大會議精神及所勾劃的藍圖，砥礪奮進，中國將成為世界強國。作為中國人，一定感到十分光榮和驕傲。當然，作為中國人，也一定要團結包容，構建和諧社會，才能獲得成功。

愛國的港區人大代表，遵守紀律。在團長馬逢國領導下全體出席，當然不敢怠慢。有堅強國家觀

念的人大代表熱情高漲，代表們認為國家政權穩定，有助香港繁榮安定，長治久安。港人最關心是這次修憲，「一國兩制」的國策有了憲制保障，就更牢固了。

今年的兩會因修憲關係，議程較多，所以會期稍長，代表和委員為國辛勞了。他們在京開會期間嚴守紀律，除特別事外，絕不輕易請假。猶記得曾幾何時，與會者有因私事請假者，也有跑衙門忙宴客者。港區代表和委員除為國家大事出謀獻策外，也關注香港事、香港政治和民生。在往屆，代表和委員們返港後都會分別為有關團體，為基層作座談，傳達兩會精神。

今屆除傳達兩會精神外，更希望能夠將港人關注的修憲內容向他們解讀，增強國家及憲法觀念。今次人大會議對國家機構作了改革，加強了監察機制，特別是設立監察委員會，有利於強力反腐反貪。對於執政黨而言，是對人民負責任的舉措。

代表和委員們，在新時代適應兩會制度和演變，應有新作風、新作為。港人殷切期望代表和委員們，更加融入社會，團結廣大市民，共築香港夢、共築中國夢！

方寸不亂

跟孩子說OK

方芳

《跟孩子說OK！——釋放孩子的99種可能》，這書名一下子吸引了我的視線。

孩子的99種可能是什麼？怎樣釋放？這該是新手父母最想學習的事。

我們這代走過來的父母，當年為生活打拚，孩子在長規矩下長大；今天孩子這一代做了父母，他們不單對自己的孩子沒有規範，還要幾代人耐心聆聽，釋放孩子的無限可能。來到以孩子為中心的時代，身邊幾代人都得顆顆紅心向太陽。

有一天，媳婦拿來幼兒教育書，說是給我們當祖父祖母的讀讀。做祖父父母孫為樂，還要讀書？被我一下子拒絕了。但是，吳凱霖所著的《跟孩子說OK！》改變了我的看法，這書寫法生動活潑，理論易懂，更有國際視野，讀者很容易從中得到啟發。弄孫為樂與時並進，得到的樂趣更多。

兩歲的孫女認路能力頗強，來祖父家從沒難度。有一次出了電梯駐足不前，竟然迷失了門口，她指着地下說：「噢，唔同嘅？」我就好奇，天天都走同一方向，怎麼左右都分不清呢？想了一下，前一天我們剛換了新地氈，小孩子可能把氈子作為路標。《跟孩子說OK！》一書說，認路是小孩子的原始技能，他們會靠心中的地標，去幫助小腦袋承載到過的地方，單單一個有圖案的渠蓋，都能幫助他們的記憶。為什麼小孩子對車和狗特別有感覺？原來高一米以下的東西，才是小孩子的視線所在，才是他們看得懂的世界。

香港大部分城市設計，以成年人的視線為依歸，腰線以下的，都不被重視。外國的城市設計多以人為本，更有為小孩子一米以下的友善設計。好像日本圖像鮮明的渠蓋讓小孩子認路；新西蘭塗鴉牆傳遞環保訊息；荷蘭色彩鮮艷的地磚，讓小孩走路發掘不同的遊戲。

作者說，作為父母與其為孩子找尋學習機會，不如先彎身多一點，從孩子的高度和角度看事物，你會發現，一切原來不一樣。因為有書為鑑，祖父祖母也要學習彎身多一點，春節期間，滿屋的揮春，都在一米以下，因為是孫女的傑作，雖然有點滑稽，但勝在喜氣。

書聲聞語

懷念張浚生副社長

廖書蘭

張浚生與劉皇發都在香港回歸祖國時，做了大量工作，是對國家有貢獻的人，如今他們兩人皆已先後作古。

認識張社長，是我寫《劉皇發故事》，受發叔之囑，要我訪問他。

張社長曾說，他與發叔有兩點相同，第一，大家同是客家人，張是福建閩西客家人，劉是廣東寶安客家人。第二，大家同歲數，只差了三個月。而筆者今天說有三點相似，第三點是，他們離世僅相距七個月。

張浚生是1985年7月來到香港，其時《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正式生效，國家已開始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於1985年5月份成立。在中英聯合聲明談判得火紅火紅期間，國家需要知識程度高的人才來香港。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提出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國家要培養接班人，而張浚生自己說，他在這四化都沾上了邊。因此1981年9月至1982年8月被點名送到中央黨校第二期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與國家前主席胡錦濤同班。張浚生可稱得上是國家培養的優秀棟材之一。

他身為一位學者高官，修讀的是浙江大學機械系光學機械儀器專業，但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有相當深厚的功底。例如，當他提到新界王劉皇發的時候，他特地強調這個「王」並不是霸道的王，而是指在新界原居民當中，很有聲望的

人。有一件令我難忘的事，是1998年他離開香港回到浙江大學，有一天在翻閱港人捐款給浙大的捐款名冊上發現漏了劉皇發，他知道劉皇發確實捐過100萬給浙大，浙大聘劉皇發為顧問教授，當時陪同劉皇發到浙江大學的還有大公報副總編輯陳彬，於是特地交代一定要加上劉皇發的名字。

張社長一生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自己，是一位讓人尊敬的學者高官。他1998年後，長居「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今年2月19日下午因急性肺栓塞在家中與世長辭了，可說是壽終正寢！福祿壽全歸！據了解，他前一天晚上還與中聯辦的朋友交流，探討香港的發展形勢，談笑風生。

如今他的離去，留下我們對他無限的哀思與不捨，希望他在天之靈看着香港安定繁榮！不負他當年在香港13年所作出的貢獻！他的學者風範，他的微笑與言談，言猶在耳歷歷在目……我們永遠緬懷……



張浚生蒞臨香港，劉皇發設宴款待，後排右二為作者。作者提供

萃神乾坤

此物「貴」來方悟稀

連盈慧

老祖母輩常說，抗戰期間白米少來源，米價日日告漲，有錢還得要搶購白米，日子就是不好過。

老祖母輩哪知太平盛世百年後今日，沒有人搶購白米，卻做夢沒想到，台灣居然有人瘋狂搶購衛生紙。

二月尾台灣衛生紙業預告三月漲價三成，消息傳出便觸動全民神經，大叔大媽以及不少家庭便老幼出動，一窩蜂集體發瘋搶購衛生紙，湧到超級市場狂掃衛生紙了，市面上一手推着載滿高如山衛生紙的手推車，另一手臂挽連串衛生紙的男女勇士，出現了會景一樣熱鬧的場面。

頭腦靈活商人開設的夾娃娃機，娃娃也得全部退居幕後，由衛生紙捲成了大主角，如此場景，就算連香港與內地的同胞看着也笑彎了腰，也真夠黑色幽默。

紙貴事小，一旦這紙給人囤積過分搶光而導致紙荒，就算在任何一方，怕也笑不出來，尤其是這幾年，美食風氣來得鋪天蓋地，腦滿腸肥的香港人，自必多入多出，缺少這幾片衛生紙，試想還會如何吃得痛快？所以真不要小覷這軟軟薄薄的「衛大哥」，它侍侍得不好，舌尖享受得再好，人生也無樂趣可言，身為現代人，這方面可真是身在福

中，比起中古時代的皇帝都來得逍遙得意。

所以嘛，不單止要遵從讀書人的古訓要「敬惜字紙」，就算不是用來寫字的紙也得要珍惜，不是為了保護森林少伐樹木，也不是為了環保高調救地球，大家主要還是為了救自己，好等欲飽食醉之後，也可以舒舒服服從洗手間輕輕鬆鬆走出來，免得受紙荒之災抵受踉蹌之苦。

所以嘛，每看到今日那些浪費任性不知物力維艱的新一代，完事後本來三四格紙便足使用，還是隨手兩轉硬拉出三四呎，怎不令人目瞪口呆搖頭？就算商場老闆不在乎皮費，在家不在乎這紙加價，當家老媽子也不肉痛，養成隨手兩轉的習慣，到了有天遇上紙荒，就知道這滋味不好受了。



買那麼多，怎開車？(網上截圖) 作者提供

百家廊

采拉

面對西湖，突然想起海子1989年的「面對大海，春暖花開……」花開的時候，是不是一瓣一瓣慢慢打開？也許不同的花有不同的綻開方式，然而，回憶的花卻是：從遠到底，從最久最遠的那一次，那是1996年4月底，到南京參加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第8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並做《〈蕪風〉40年與馬華文學》的發言，當時我在《蕪風》文學雜誌當編輯。《蕪風》是馬華文學的最長壽文學雜誌。那不是第一次參會，卻是首次到南京。南京的記憶是大大路邊新築初綠的梧桐樹，茂盛繁密的葉子有陽光穿過時，影影綽綽地叫人仰頭看見美，綠色的葉子添加黃金顏色，風吹時翻飛的葉子都在晶晶閃閃，低頭見一地光和影在錯落交疊，也是另一種美。

南京路上風光無限，熱門景點玄武湖中山陵夫子廟明孝陵秦淮河都去看了一下。南京會議之後，《蕪風》創辦人姚拓先生邀我一起到西湖一遊。那個時候女兒還小，出來幾天已經不放心，見我臉色猶豫，姚拓先生說是杭州畫院邀請，如到杭州，不只遊西湖，還可到畫院交流，並參觀西泠印社。

花開有多美麗，回憶便有多美麗。住的酒店名字已經忘記，卻是國賓館，房間很大，一人一間，我住的那地方就叫柳浪聞鶯。臥室外頭的景點牌子上寫「柳浪聞鶯」。老賓館有多好都好，不知為何到處就有個湖味兒？其實那兩天陽光非常明媚，暖風熏醉的春天，花兒開得極好。這景色叫繁花似錦，落英繽紛。也是這一回，首次見着牡丹花，儘管不如書上描寫的厚瓣重色，但那些形容詞：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傾國傾城、國色天香全已深植腦海，看着那花，就是千嬌百媚，艷冠群芳。那還是用菲林拍照的年代，卻拚命地把牡丹花拍在相機裡帶回去，完全不在意需要換菲林，需要洗照片。

同去的湖南女作家Z說她從來沒見過一個看花對表情如此無比驚艷，還有超愛拍花照片的人。她不曉得南洋地沒有那些長在西湖周邊的花。桃花紫薇花海棠梨花櫻丁香花是在南洋出生長大的人慕名已久而未曾見面，從小在書上讀的名字，卻要到這一次杭州行才初次相見，驚喜難以遮掩，也不想隱藏，那樣快樂的事呀！竟然真正有機會親眼目睹曾經開在心中的花。更有那一地皆是，不同顏色的矮矮杜鵑花，湖南女作家Z說這杜鵑未免也太常見了，但於我卻是頭一回相遇。南洋人把九重葛，也就是廈門的市花三角梅稱為杜鵑花。真正的杜鵑終於出來相見，而且以姘紫嫣紅綻放的姿態，如何能不細細欣賞，能不快樂地把它們的美麗用相機留下。

美麗的何止是花，著名的十景都觀光去了：蘇堤春曉、曲院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柳浪聞鶯、花港觀魚、雷峰夕照、雙峰插雲、南屏晚鐘、三潭印月。有些景致不是季節，也看不出十景的美來，但每個地方還是走了一下。西湖處處種植着各種各類的花，然而，回去以後一直沒法忘記的卻是西泠印社的紫藤花。

在海外，有的華人連華文名字也沒有，更不用說到刻章，因此沒有多少人知道印章的用途。畫畫人都說作畫以後蓋章用，坦白一句，當年海外沒聽過中國畫的人比較多。愛上中國畫也沒機會看見印畫的大有人在。但因中國畫之愛，對西泠印社便有模糊印象，知道杭州西湖邊的西泠橋畔有一群愛金石印學的人成立了一個印社。社長是大名鼎鼎的金石書畫家吳昌碩。

吳昌碩與蒲華、虛谷齊名為「清末海派四大大家」。到杭州之前，我臨過吳昌碩的篆書，沒人指導看不懂，把書法當成畫來畫字，畫着覺得有趣，也就每天畫幾筆。開始時不知篆書家就是吳昌碩。一回看到他的寫意篆藤，因為喜歡，特別留意簽名，後來重看篆書帖，才知道畫家吳昌碩也是書法家。慢慢地，發現他的詩和印之好，這才曉得原來他是「詩書畫印」四絕的中國畫代表人物。讀畫書，書上說吳的圖畫以篆、隸和狂草筆意入畫。讀着心裡生出悲傷，再怎麼畫也不可能畫得喜歡篆書那般的好。學一點篆書，也學不上手，還要隸書和狂草，對自己的中國畫立馬充滿絕望。在海外，沒人學寫篆書，主要大家看不明白，隸書和狂草應該更加深奧難解吧？

既是印社，裡邊以書法和印章為主，可惜沒時間觀賞，只能邊走邊看，來到築於1913

年的鴻雪徑，這鴻雪徑出自蘇東坡著名的詩「人生到處何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綠色的葉子白鴻雪徑搭的棚架垂下，泥地裡盤根錯節的枝幹糾結，「很像藤呢！」我說是製作藤椅的藤，搬新屋子時，有人送了一套藤椅沙發，那時候潮流興藤製傢具。

一起前往的當地作家說：「這樹叫紫藤。」我驚訝「紫藤不是花嗎？」我是在吳昌碩的畫集裡認識的花呢！「正是紫藤花。」作家點頭。在畫集裡婀娜嫵媚的紫藤花燦爛奪目，團團簇簇彷彿一片紫色雲霞，然而，這棚架上徒有綠葉，花無半朵。「沒有花嗎？」南洋作家大為失望。就在最美的人間四月天，聞名已久的紫藤來到眼前，卻沒見紫藤花，這比沒有相遇更加難過。

初次到杭州，見到許多花，那些本來生長在書上的花，都在眼前活起來了。真是美麗的杭州呀。然而從杭州回來以後，最想念的花，卻是沒有見到紫藤花。真正的紫藤花究竟長什麼樣子呢？5年後我站在加拿大維多利亞的布查特花園，也是春天，花園裡幾乎所有的花都在縱情綻放，不論你往哪個方向走去，都有不一樣的花兒在等待你來會面，那是個讓人不想回家的地方。就在一個轉角，一大片炫目串花掛在枝幹上搖曳着紫色的光芒。一件時常牽念的事情，日思夜想久了，某日機緣俱足時，靈感便來了，很突然地地的名字衝上腦海：這不就是紫藤花麼？

紫藤花架下，這回是在2017年10月的西湖邊。看着花棚架上的彎曲老藤，繁茂葉子，旅遊的人行色匆匆，無人停下腳步，我心裡的失望沒有第一次那麼強烈，但仍然失落。因為這回到杭州，到西湖，又再遇紫藤，又照樣不見紫藤花。其實後來亦多次到杭州，幾次都在春天，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和紫藤花緣客一面。

很愛紫藤，不是從加拿大的驚艷開始，早在中國畫的畫冊裡，紫藤花從眼睛落到心裡，就在心裡不曾走遠。我的每一個畫展，紫藤一定是展出的其中一個題材。

面對西湖，春暖花開，然而，紫藤花仍不為我開，但已經愛上紫藤的我，卻死心塌地叫紫藤開在我的畫裡。

獨家風景

賭城和藝術

呂書練

很多人到澳門，主要是去賭場玩兩下，我不會賭，也不喜歡賭，但對這個鄰近香港的小城卻情有獨鍾，主要是這座小城古色古香，其葡式風格建築更別具風韻。

當然，隨着愈來愈多的賭場式酒店拔地而起，不為這座小城增添名氣和人氣，同時也瀰漫一股商業氣息，構成另一道風景。

賭城聚財，政府手上多了點餘錢，除了每年以派錢形式回饋市民外，也資助不少藝文活動，包括活化古建築，舉辦文化活動，資助本土藝術創作，引進外地精彩的藝術節目等，而且，政府也補貼這些文化節目的入場門票，令一般市民也消費得起。

其中每年的澳門藝術節和音樂節就是兩大重頭活動。將於今年四月底拉開序幕的第二十九屆藝術節又為當地及其鄰近的港澳藝術愛好者帶來不少別具特色的節目，其中作為開幕禮的舞台劇《資本·論》頗值關注。

《資本·論》是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製作，編劇喻榮軍和導演何念都是當地戲劇界赫赫有名之人，該劇於二零一零年首映時反應熱烈。本港的進念·二十面體曾於五年前引進，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如果上次錯過了，這次

倒是不錯的補看機會。

《資本論》是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對日後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等領域影響深遠。今年適逢馬克思二百周年誕辰紀念，而資本主義社會近年又出現各種危機，此時此刻，無論是重溫《資本論》理論，還是欣賞《資本·論》戲劇都別具意義。據說，這次演出專門加入了澳門元素，且看金牌編劇和鬼才導演如何將百多年前艱澀的經濟學理論融入今日生活化的資本市場中。

另外兩個知名劇目是，日本戲劇大師鈴木忠志的經典作品《特洛伊女人》和由卡夫卡經典小說改編的《審判》，後者由韓國知名藝團梯子肢體實驗室以肢體及言語演繹，有別於一般的戲劇演出形式，值得期待。

本屆藝術節主題為「根源」，自然少不了「接地氣」的本土創作，比如劇團講述本土造船歷史的《木浮城》；但這次更強調跟外地藝團或創作人的「深度合作」，比如本地劇團卓劇場和愛爾蘭導演及多位國際演人員合作改編法國殿堂級劇作家戈爾德思的《叢前黑夜》；小城實驗劇團與印尼移工合作的紀錄劇場《酒游》等。

微時代之微

伍采采

最近在和出版社合作準備出版一本書用微博體寫作的圖書，忙得不亦樂乎。

忙碌之餘想起八九年前，網絡剛進入微博時代的時候，微博體很流行一陣子。微博體只限140個漢字，多一個字或者多一個標點符號，在微博上都無法發表，迫使一些想在微博上表達的文字只能非常節制地「戴着鐐銬跳舞」，因之錘煉出了不少短小精煉的好文章。作為一個職業寫作者，我自己也用微博體寫過一部長篇小說，大抵是因為使用了微博體，文字相對簡練乾淨的緣故，還入選了當年的中國十大電子書。

其實早在微博體之前，手機短信對文字的数量也有70個字的限制，那時候就有了手機小說的出現。隨着文字書寫的「微」，人們的閱讀習慣也變得「微」了起來。生活節奏的加快，讓很多人習慣了微閱讀，在電腦和手機上快速地瀏覽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普通人也可以毫無壓力地進行碎片化的寫作，在網絡上留下自己腳印，佔據浩渺

網海中的一席之地，對於他們來說，這大約也能達到一種微小的心理滿足。

當然，在微時代能夠得到大滿足的大約就是微商了。我的一位女朋友，原本是隻貓在家裡寫寫專欄文章，種種花草，養養寵物，再用自己花園裡的花花草草搗鼓一點護膚品的資深妖女。偶然有幾次她手作給自己用的護膚品多做了一點，便抱着試試看的心態放在朋友圈裡叫賣，沒想到還真賣了出去。結果，她便有意地多做一些護膚品，註冊了微店開始經營，成了一個半文半商的微商。她的微店裡所售賣的護膚品經過她所寫的小文章的包裝，在微信朋友圈內出人意料地暢銷起來。如此，我的這位女朋友慢慢地變成了一個職業的微商，從自己手作一點點護膚品，發展到註冊公司、開設工廠，自己配方生產護膚品，又在朋友圈裡發展了一群經銷商，不到三年，便已有了幾百萬的年收入。

像我的朋友這般無意中踏進商圈的微商為數不多，好些原本在其它平台上經營的商人也紛紛轉

戰微平台，開起了微店，在微信朋友圈賣起了自己的產品。微平台的好處大抵就是小，應了「船小好調頭」的俗語，也因為其小，所以能夠無孔不入，讓微商們大多在這個平台上得心應手，做得風生水起。平台還是那個平台，而平台上的商戰已經突破了「微」的實際概念。

記得村上春樹的《蘭格漢斯島的午後》一書裡有篇文章叫《小確幸》，講生活中有一些「微小但確切的幸福」，這種微小在微時代被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喜歡在朋友圈晒日常生活的網友，吃一餐飯，喝一次茶，旅一趟遊，用幾句話幾張圖晒出來，微乎其微，但這種微小的幸福卻是簡單而實在的。

春天到來的時候，想起古人寫的「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也是一種簡單精煉的表達。微時代的勢頭似乎已經無可阻擋，只是這種「微」究竟福兮禍兮，尚難預料。有一天如果人們見面，只會兩個字三個字地交談，也許那不是人類的大幸吧？